



时代书局

# 锦医

(上)

简兮 作品

全国  
最佳  
图书  
出版  
单位  
安徽  
人民  
出版  
社

# 锦医

(上)

始知相忆深

简兮 作品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人民出版社

頗憶纏綿時



君远去桂花落纷纷，萧条满地尘无人扫。  
想人生最苦是离别意，别后才识得相思苦。  
愿此身化白马逐君去，  
踏青山不再望来时路。

是谁窃了梅花一段香，  
化一场无声雪染白少年眉。  
月楼下，笙歌罢，琵琶初见愁。  
听花落，一夜雨，叹离人数年无消息，  
不肯入梦，醒来不眠，才能重相忆。

一曲琵琶散落空城，一炷沉香潜入梦寒。

秋桂偏从昨夜老，离人半生戚戚。

白露下与君关山隔

夜夜空伫立

十年心事付水流，

明知世事难强求，但仍盼再遇见你。

饮浊酒，枕琴眠，

花盛处两携手，共看江山秀。



本为箔上蚕，今作机上丝。得络逐胜去，颇忆缠绵时。

针是贯线物，目中恒任丝。得帛缝新去，何能纳故时。

洛阳，太和年间，自平城迁都于此还不到三年。迁京之初，宫阙尚未全部落成，皇帝下诏命司空穆亮营造皇城。而洛水以南，富人们的豪宅，就像初荷出水般次第建成，青绿色的琉璃瓦顶连绵成片，从宫墙上面望过去，一眼看不到头。朝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，而民间虔诚向佛的北朝人也开始筑庙修塔。不到三年时间，城中已有了数座寺院，每天晨暮，钟鸣一百零八下，悠扬的钟声里，真可谓人间烦恼尽除。

这一年，因闰二月的关系，天气格外寒冷。

一大早，呵气成霜，驸马府的管家王福自言自语地念叨着：“闰二月三十，不上奈何桥……”搓着双手，照例去开紧闭的府门。

昨晚又下了一宿大雪，够小厮们扫上大半个时辰的，管家心想着。府门徐徐打开，突然，他愣在那儿，门只开了一半，却已不知该如何是好——门前的石阶上，雪落不到的屋瓦下，竟盘腿坐着一个人，再仔细一看，那人怀中还搂着两个孩子，三个人紧紧缩成一团，一动不动。他们

身上的衣服呈灰褐色，细看似乎又不是原本的颜色。紧靠脚边还有一堆不知何时早已熄灭的柴火，连余烬都已凉透。

活着还是死了？王福打了个激灵，后背升起一阵寒意。

此时，听到门枢沉重的转动声，那人徐徐抬起头，辨认了一下开门者的面容，忽地发出惊喜的声音：“王福，是你吗？”

这声音听起来是个女子，竟还有些耳熟。王福一怔，仔细打量眼前之人：“夫——夫人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您怎么这身打扮？还带着，还带着这……”

“王福，你莫要再喊我夫人了。”那比丘尼打扮的妇人戚然摇头，“当日王郎带着你和几个随从北奔入魏，我无奈回到谢家，却被族中人耻笑。王郎走时，阿大不过六岁，阿囡亦尚在襁褓之中，如今两个孩子却连父亲的样子都不知道。我想着不如北上寻夫，便假意入道为尼，带着两个孩子乔装成化缘的僧人，躲过沿途盘查。未曾想……王郎竟娶了清河公主。如今我们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才走到这儿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该见一见这两个孩子！”

“夫人说得是。”王福闻言，鼻中一酸，一层泪水模糊了双眼，“我就去请驸马爷……不，去请三公子，请他与你们母子相认。天寒地冻的，夫人不要待在雪地里了，快带着少爷和小姐到屋里来，好生火取暖。”

“不必了。王福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他。这一路上，比这更冷的夜晚我们都挨过了，这又算得了什么。若是他愿意来见我，那自然好；若是他不肯来，就请你将这封信交给他。”

“夫人，您说的什么话！三公子怎么会不愿来见您？况且还有小公子与小姐……夫人，您莫急，我这就进去禀告。”

王福拿着书信急匆匆往里走，到了内院，见公主阁中仍是苏幕低垂，门扉禁闭，不由得一阵心急，他问门前侍立的婢女：“驸马爷还未起身吗？”

那娇俏婢子横了他一眼：“适才驸马已传了巾帨，此时怕早在书房

中了，不过公主还未起身，休要大声喧哗！”

王福闷应一声，掉头快步往书房走，他穿过九曲回廊，一直走到书房门口。在墙上高悬的御笔亲书“芝兰玉树”横幅下正站着一个人——着宝蓝色明光纹宽曲领长衣，腰间束着金筐宝钿玉梁带，正俯身在书案上写着什么。

王福唤了声“驸马爷”，这人慢慢转过身。鬓若刀裁，眉似墨画，似笑似嗔，正是他家主人王述。

王福心中暗叹：此等容貌，生在男子脸上的确稍嫌艳丽，但若非因这张脸，主人也未必会被公主选中。这飞来的富贵，福兮祸兮，又有谁能说得清？

他向王述躬身行了个礼，道：“驸马爷，南边的谢夫人带着小公子与小小姐来了，如今正在府门外候着。”

“什么？”王述身体一震，几乎站立不稳。他右手所握的狼毫一松，左手攥紧案几一角，颤声道，“王福，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三公子，是素心夫人带着小公子与小小姐来了。”

这一声“三公子”，猛地唤醒了王述心底沉寂已久的记忆。太和四年，王谢两家高门联姻，那一场婚宴上，士族云集，高谈玄虚，饮酒放达，那样的风采，就如春云舒卷，秋水扬波。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太和十二年，他的父亲在萧齐内乱中被杀，王氏诸子大都被害，而他仓皇北奔入魏，那一年，还不到三十岁……

见他沉默良久，王福又轻唤一声：“三公子——”

王述将思绪收回，抬眼望着窗外。冰雪朔风中，书房正对面的塘内竟有一池荷花，茎如绿玉，粉色的花骨如箭，奋力出水，勃勃向上——那是他令下人们凿穿冰面，以绢帛制成荷菱，仿照建康的莲塘所建。每当看到这一池“荷花”，他便觉得身体里充满了江南的力量，宛如初春的绿柳，怎么压都压不垮。

莲出淤泥而不染，香远益清——那香气里有江南士人的魂灵，是王



氏，亦是谢氏。

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，朝代更迭，这血雨腥风就连挥麈玄谈的名士都不能幸免，他的锦衣上尤沾染着父兄的鲜血。如今，他好不容易才在  
北朝开始重筑王氏的风流，绝不能再出任何意外令一切前功尽弃。

素心、素心……你能懂我的心吗？

王述猛地睁开双眼，正色道：“王福，你先找一家客栈将素心夫人与公子、小姐安顿下来，记得找城中最好的客栈。之后的事，我会与公主商议后再为定夺。”

“三公子？”王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听清楚我的话了吗？”王述面色一紧，声音更为清冷。

“是。”王福从怀中掏出信笺，“三公子——驸马爷，这是素心夫人让我转交给您的。”

王述迟疑片刻，终于伸手接过。待王福走后，他慢慢抽出信笺。

那一页桃花笺上，只有四行字：

本为箔上蚕，  
今作机上丝。  
得络逐胜去，  
颇忆缠绵时。

他的手一颤，信笺缓缓飘落。

窗外，不知何时又飘起了雪，清淡若无，像无声之泪……

# 目 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卷 浮世清欢梦如霜

第一章 苦芥 / 003

第二章 子晴 / 007

第三章 心药 / 017

第四章 哀蝉 / 027

第五章 阎舞 / 039

第六章 群芳 / 053

第七章 菩提 / 064

第八章 鬼市 / 077

第九章 罗洛 / 088

第十章 探岛 / 101

第十一章 幻夜 / 112

第二卷 山河入梦独揽愁

第十二章 伏波 / 127

第十三章 紫薇 / 138



|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四章  | 心焰 / 149 |
| 第十五章  | 识麝 / 158 |
| 第十六章  | 容华 / 168 |
| 第十七章  | 斗兽 / 178 |
| 第十八章  | 秋葵 / 187 |
| 第十九章  | 夜宴 / 196 |
| 第二十章  | 闻鼓 / 206 |
| 第二十一章 | 初见 / 215 |
| 第二十二章 | 夜阑 / 224 |
| 第二十三章 | 伏波 / 232 |
| 第二十四章 | 擒心 / 241 |
| 第二十五章 | 云深 / 249 |
| 第二十六章 | 明夷 / 261 |
| 第二十七章 | 太傅 / 270 |
| 第二十八章 | 闻莺 / 280 |
| 大事记   | / 289    |



## 第一卷

浮世清欢梦如霜



## 第一章 苦荞



草杂古今色，岩留冬夏霜。

皇兴二年九月，周武山中，又下了一场秋雨。

黎明，雨后的山色滴翠，三十六峰云雾未收，笼罩在氤氲未开的暮霭中。邓芝取了铁镰，预备到茅屋后收割新熟的苦荞。他轻轻推开柴门，跨出小院，隐约中却发现似乎有什么与往常不同——

正前方几十步外，绿蕨疯长的崖底，围着四五头赤褐色的马鹿，壮硕的身体挤在一起，正埋头舔着什么。他慢慢走过去，这些平日里异常警惕敏捷的动物，此时竟浑然不觉有人靠近。

邓芝好奇，探头往鹿首围拢之处望去。这一望，他心胆俱寒，不由挥舞起铁镰横冲过去，口中喊着：“散开！快散开！”

马鹿舔舐的分明是一个人。邓芝心道：世道不平，妖孽横生，在这避世山中，连这些食草的短毛畜生都露出了噬人之态。

马鹿四散逃开，一具有着浮蓬般散乱黑发的身躯显露出来，仔细打量，原来是个六七岁年纪的稚龄女童。她的面庞被乱发遮着，身上的衣服灰暗陈旧，赤着双脚，不知是本来就没有穿鞋，还是鞋子在她摔下山崖的时候就已经脱落。她僵硬的手中仍然紧紧攥着一块打了结的蓝花

手帕，手帕里包着星星点点的灰黄色结晶物，似乎是粗盐一类的东西，在被雨水浸泡了许久后已溶了大半。邓芝稍觉释然，之前马鹿围聚在一起，原来是在舔舐这些溶化了渗入蕨叶的盐水。然而，他又不免唏嘘。想这孩子这么小的年纪，就已懂得分担家事，看样子像是在去山下买盐的回程中跌落了山崖。

邓芝仰首上望，峭壁陡立，只看得见一线青天。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又淋了一夜的雨，恐怕是没得救了。他探了探女童的鼻息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想挖一个深坑来掩埋这具尸体。

挖了不到半个时辰，邓芝已有些气喘，便坐在地上稍事休息。侧首时，忽地瞥见那女童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，他一惊，跳起再看，果然，那手指又动了一下。他慌忙扔下手中的铁锹，挪过她的手来搭脉，搭了右手，又搭左手，终于感觉到自己的食指下有微弱的搏动。

邓芝不由得喜出望外，却也不敢随意挪动女童的身体。他立刻回房取来药箱，生火烧水，又拿了一床被褥将她裹紧，然后将药粉放在鹅毛管内吹入她的鼻腔，再用银针强刺她的人中、涌泉等穴位。

从这么高的悬崖上摔下来，竟然一息尚存，这真是个奇迹，只是不知这个奇迹能否在自己手里延续……心里如此念着，邓芝运针的手指，也不禁微微颤抖起来。

两日后的黄昏，在邓芝的茅屋中，女童慢慢地睁开了双眼。落日余晖穿透窗棂，就连浮光中的微尘也纤毫毕现。一袭白衣的邓芝此时正背向而立，女童犹如梦呓：“我在哪儿？您是天上的仙人，还是地狱里的白无常？”

邓芝缓缓转身，清隽脸上难掩倦容：“小姑娘，你须知这世上求死易，求生却难。别害怕，你还活着，这儿是我家，我叫邓芝。”

那女童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发现自己浑身无力，动不了分毫。

“你不要动，好好养伤。”邓芝上前轻按住她，“你的肋骨断了数根，亦有内伤，至于你的腿……”

“先生，我知道您是位世外高人。”那女童闻言，点漆般的黑瞳中寒光一闪，“我只求您答应我一件事，我要活下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！只要能让我活下去，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就算您要截了我的腿也没关系……”

邓芝心头一震：这女童竟有如此强烈的求生意念！也许自悬崖上跌落，却令她支撑到现在的也正是这种求生的意念。他将一碗汤剂端到她嘴边：“把这喝了吧，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四肢健全地活下去。什么都不必说了，等你再醒过来的时候，这一切便都过去了。”

时光荏苒，一晃便过了八年。又是九月，山中枫红橘青。每年此时，邓芝都要到周武山下为散居的樵夫猎户们问诊。他在天上一弯娥眉月时出门，一走便是一旬，回来时已是张弓满弦的凸月了。他手中提着猎户们送的山珍野禽，走近茅屋时，看见丹桐正坐在门前的桂花树下用布人练习进针，她的动作娴熟，刺穴精准，这对于医者而言并不稀奇，但丹桐的过人之处在于她自始至终没有睁开过双眼。邓芝不由得拈须颌首。丹桐的白苧裙摆中空荡荡的，再细看，却是她将双腿交叠了，盘坐在石凳上。月光照在她无瑕净白的脸庞上，宛如盛开的杜若。邓芝轻咳数声，丹桐蓦地睁开双眼，放下修长双腿，将手一伸：“师父，你回来啦！”

这个顽皮的动作瞬间勾起了邓芝的回忆。记得以前每次出诊回来，小丹桐都会站在门前，翘首以望，远远看见他时便会雀跃地跑上来抱住他的腿，他则将她抱起……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邓芝不禁眯起双眼。

他初见她时，已年近不惑，多年风霜，如今自己鬓染秋草，她却已是二八年华，如桃杏初华。终日与自己守在这避世之处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也该为她考虑终身大事了。

邓芝将丹桐唤到身边，郑重道：“小桐，师父这次下山，喝了张猎户儿子的喜酒；还有那刘猎户家的小女儿，你们小时候还曾一起玩过的小菊，如今她已是两岁孩子的母亲。你的年纪，若在寻常人家，只怕早已



约婚许嫁。师父不能再将你困在这山中陪我这个孤老头子虚掷青春。师父想好了，在你面前有三条路，你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，我都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你。”

丹桐定定地看着邓芝，一时间思绪芜杂，埋藏在心底深处的记忆暗潮汹涌。她等了太久，这一天，终于到来了吗？她轻声问：“请师父告诉丹桐，是哪三条路？”

邓芝缓缓应道：“第一，出了周武山直奔洛阳，师傅带你去寻你的子晴师兄，然后选个黄道吉日，让你二人成亲。子晴是尚药局最年轻的医官，也是荥阳郑氏的人，望族庶出，与他婚配既不算高攀，也不会辱没了你。以后你们自可杏林春暖，悬壶济世，此乃上选。第二，你若不想嫁他，我便为你写一封信，举荐你到范阳卢氏那儿谋一个职位。卢氏一族中女眷尊贵，出了数位皇妃，还有公主下嫁，你若去侍奉公主，自有男子不及的方便，如此可保你衣食无忧，但恐怕以后婚嫁就由不得自己，这是中选。至于下选……”邓芝忽地顿住，叹道：“那就是沿着你进山的路一点儿一点儿走回去，将一切翻回到皇兴二年九月的那一天——小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当知如何做对自己才是最好的。”

丹桐淡淡一笑，师父也许早已洞悉了她的秘密。这些年来，她含泪活着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埋藏在心底太久的问号吗？而所有这一切，在皇兴二年的九月便已注定，再也无法更改。

第二日，天光还未透亮，丹桐便起身，带着夜里收拾好的包袱离开了山谷。她没有带走邓芝为她准备的金叶子，却将第一次学针灸时邓芝为她缝制的小布偶放入了行囊。走出十步开外，她猛地转身，朝茅屋的方向跪下，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起身掉头，毅然前行。

邓芝在窗后看着她，红了眼眶，却没有现身，一直等到她走远了，才慢慢走出屋来。

院中石案上有她昨晚熬夜为他腌渍的桂花糖，幽香犹在，她却已不见了踪影。